

中国历代美学文库

高等教育出版社

总主编
叶朗

副总主编

朱良志 孙通海 杨扬



魏晋南北朝卷

下

本卷主编 湛兆麟 汪裕雄

李中华(北京大学)

本卷编注人员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万君宝 王宜明 王南溟 王振德

卢永璘 刘天华 朱沐 朱良志

李中华(北京大学) 陆果安 张海明

汪裕雄 洪丕谟 修海林 湛兆麟



目 录

门律自序	张 融(1)
杂体三十首序	江 淹(3)
神灭论	范 缜(5)
答曹舍人	范 缜(12)
寻山志	陶弘景(17)
答谢中书书	陶弘景(20)
与梁武帝论书启(选录)	陶弘景(21)
文章缘起	任 昉(24)
古今书评	袁 昂(46)
观钟繇书法十二意	萧 衍(49)
答陶隐居论书(选录)	萧 衍(51)
草书状	萧 衍(53)
评书	萧 衍(56)
文心雕龙	刘 勰(59)
原道	(59)
徵圣	(65)
宗经	(69)
正纬	(74)
辩骚	(78)
明诗	(83)
乐府	(88)
诠赋	(94)
颂赞	(99)
祝盟	(103)
铭箴	(108)
诔碑	(112)
哀吊	(115)
杂文	(118)
谐隐	(123)
史传	(128)



诸子	(134)
论说	(140)
诏策	(146)
檄移	(152)
封禅	(156)
章表	(159)
奏启	(164)
议对	(168)
书记	(173)
神思	(182)
体性	(187)
风骨	(192)
通变	(196)
定势	(200)
情采	(204)
熔裁	(209)
声律	(212)
章句	(216)
丽辞	(220)
比兴	(224)
夸饰	(229)
事类	(233)
练字	(237)
隐秀	(242)
指瑕	(247)
养气	(251)
附会	(256)
总术	(259)
时序	(263)
物色	(275)
才略	(279)
知音	(290)
程器	(295)
序志	(301)

诗品	钟 嵘(306)
----------	----------



进古今文字表	江 式(329)
雕虫论并序	裴子野(333)
与沈约书	陆 厥(336)
昭明太子集序	刘孝绰(340)
书品论	庾肩吾(345)
南齐书·文学传论	萧子显(351)
古画品录	谢 赫(356)
拾遗记序	萧 绮(361)
文选序	萧 统(363)
陶渊明集序	萧 统(367)
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	萧 统(370)
与湘东王书	萧 纲(372)
诫当阳公大心书	萧 纲(376)
答张缵谢示集书	萧 纲(377)
金楼子·立言篇	萧 绎(378)
立言篇上	(378)
立言篇下	(391)
内典碑铭集林序	萧 绎(405)
山水松石格	萧 绎(408)
刘子(选录)	刘 昼(411)
辩乐	(411)
适才	(415)
殊好	(418)
正赏	(419)
言苑	(422)
颜氏家训(选录)	颜之推(426)
风操	(426)
勉学	(434)
文章	(444)
音辞	(453)
杂艺	(456)
续画品	姚 最(461)
洛阳伽蓝记(选录)	杨衒之(467)



门律自序

张 融

张融(444—497)，字思光，吴郡吴(今江苏苏州)人。仕宋、齐两朝。宋孝武帝时，曾为新安王北中郎参军，出为封溪令，改为仪曹郎。齐高帝即位后，屡迁司徒兼右长史。融形貌短丑，精神清澈，性行奇伟，文辞诡激。有文集数十卷行于世，自名其集为《玉海》。明人辑有《张融集》，《全齐文》、《全齐诗》有辑佚。

本文库所录文字，据中华书局排印本《南齐书·张融传》，参校中华书局排印本《南史·张融传》、《四库全书》本明张溥辑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·齐张融集》、中华书局影光绪本严可均校辑《全齐文》卷十五。

吾文章之体，多为世人所惊，汝可师耳以心，不可使耳为心师也。夫文岂有常体，但以有体为常，政当使常有其体^[1]。丈夫当删《诗》《书》，制礼乐，何至因循寄人篱下。且中代之文^[2]，道体阙变，尺寸相资，弥缝旧物。吾之文章，体亦何异？何尝颠温凉而错寒暑、综哀乐而横歌哭哉！政以属辞多出，比事不羈^[3]，不阡不陌，非途非路耳。然其传音振逸，鸣节竦韵，或当未极，亦已极其所矣。汝若复别得体者，吾不拘也。吾义亦如文，造次乘我，颠沛非物。吾无师无友，不文不句，颇有孤神独逸耳。义之为用，将使性入清波，尘洗犹沐^[4]。无得钧声同利，举价如高，俾是道场，险成军路。吾昔嗜僧言，多肆法辩，此尽游乎言笑，而汝等不幸。

人生之口，正可论道说义，惟饮与食，此外如树网焉。吾每以不尔为恨^[5]，尔曹当振纲也。

校注

- [1] 政：《说文》：“政，正也。”
- [2] 中代：即中朝。晋南渡以后称西晋为中朝。
- [3] 属辞、比事：《礼记·经解》：“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谓连缀文辞、排比事迹，以成史记。此泛指撰文记事。
- [4] “将使性入清波”两句：谓洗濯尘心，如同沐浴。
- [5] 尔：然。作“如此”解。





杂体三十首序

江 淹

江淹(444—505)，字文通，济阳考城(今河南兰考县东)人。刘宋王朝时曾经仕途坎坷，至齐、梁两朝，官位渐显。历任中书侍郎、尚书左丞、御史中丞、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封临沮县伯，后因病迁金紫光禄大夫，改封醴陵伯，谥号宪伯。江淹“少以文章显，晚节才思微退”。(《梁书·江淹传》)钟嵘《诗品》及《南史·江淹传》均载有“江郎才尽”的传说。史称“凡所著述百余篇，自撰为前后集，并《齐史》十志，并行于世”。有《江文通集》。

本文库所录文字，据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·梁江淹集》，参校中华书局排印本明胡之骥注、李长路、赵威点校《江文通集汇注》。

夫楚谣汉风，既非一骨；魏制晋造，固亦二体。譬犹蓝朱成彩，杂错之变无穷；宫商为音，靡曼之态不极。故蛾眉诂同貌，而俱动于魄；芳草宁共气，而皆悦于魂。不其然欤？至于世之诸贤，各滞所迷，莫不论甘而忌辛，好丹而非素，岂所谓通方广恕，好远兼爱者哉！及公干、仲宣之论^[1]，家有曲直；安仁、士衡之评^[2]，人立矫抗；况复殊于此者乎！又贵远贱近，人之常情；重耳轻目，俗之恒弊；是以邯郸托曲于李奇^[3]，士季假论于嗣宗^[4]，此其效也。然五言之兴，谅非复古。但关西邳下^[5]，既已罕同；河外江南，颇为异法。故玄黄经纬之辨，金碧沉浮之殊，仆以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。今作三十首诗，戮其文体，虽不足品藻渊流，庶亦无乖商榷云尔。

校 注

[1] 公干：刘桢字。仲宣：王粲字。



[2] 安仁：潘岳字。士衡：陆机字。

[3] “是以邯郸托曲”句：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：“邯郸师有出新曲者，托之李奇，诸人皆争学之；后知其非也，而皆弃其曲；此未始知音者也。”高诱注：“师，乐师，瞽也。出，犹作也。新曲，非雅乐也。李奇，古之名倡也。”又《太平御览》引许奭注云：“李奇，赵之善乐者也。”

[4] 士季：钟会字士季，《三国志·魏书》有传，又见《晋书·嵇康传》。嗣宗：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：“阮籍字嗣宗。……钟会数以时事问之，欲因其可否而治之罪，皆以酣醉获免。”

[5] 邺下：邺京之下。邺京为三国魏都，今河南省临漳县西，地处函谷关以东。

神灭论

范 缜

范缜(约 450—约 510)，字子真，南朝齐梁南乡午阴(今河南泌阳县西北)人。少从学于大儒刘瓛。博通经书，尤精三礼。仕齐，任宁蛮主簿、尚书殿中郎。仕梁，任尚书左丞、中书郎等职。初，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发表反佛言论，退而论其理，著《神灭论》。“此论出，朝野喧哗，子良集僧难之，而不能屈”(见《梁书》)。天监六年(507)梁武帝复敕王公朝贵六十余人围攻《神灭论》，无以折其锋锐。

《神灭论》保存在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本传及僧祐编的《弘明集》中。本文库所录文字，据《弘明集》本，并参照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重新作了校刊。

或问：“子云神灭，何以知其灭也？”答曰：“神即形也，形即神也^[1]。是以形存则神存，形谢则神灭也。”

问曰：“形者无知之称，神者有知之名。知与无知，即事有异^[2]；神之与形，理不容一。形神相即，非所闻也。”答曰：“形者神之质，神者形之用^[3]，是则形称其质，神言其用，形之与神，不得相异也^[4]。”

问曰：“神故非质，形故非用^[5]，不得为异，其义安在？”答曰：“名殊而体一也。”

问曰：“名既已殊，体何得一？”答曰：“神之于质，犹利之于刃^[6]；形之于用，犹刃之于利。利之名非刃也，刃之名非利也。然而舍利无刃，舍刃无利。未闻刃没而利存，岂容形亡而神在？”

问曰：“刃之与利，或如来说^[7]；形之于神，其义不然。何以言之？木之质无知也，人之质有知也。人既有如木之质，而有异木之知，岂非木有其

一，人有其二邪？”答曰：“异哉言乎！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，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，则可如来论也。今人之质，质有知也；木之质，质无知也。人之质，非木质也；木之质，非人质也。安在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？”

问曰：“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，以其有知耳。人而无知，与木何异？”答曰：“人无无知之质，犹木无有有知之形。”

问曰：“死者之形骸，岂非无知之质邪？”答曰：“是无知之质也。”

问曰：“若然者，人果有如木之质，而有异木之知矣^[8]。”答曰：“死者有如木之质，而无异木之知；生者有异木之知，而无如木之质也。”

校注



[1] 即：这里用作“不离于”解，表示两者结合，有关联，不能分割。下文“相即”义同。

[2] 即事：就事而论。有异：相互分离。

[3] 质：指物质实体。用：作用，功能。

[4] 异：离异，分离。

[5] 故：同“固”，本来。

[6] 利：锐利，指刀锋。刃：刀刃。

[7] 来说：你的理论。下文的“来论”义同。

[8] “而”下疑脱“又”字。《梁书》及《弘明集》均无。

问曰：“死者之骨骼，非生者之形骸也？”答曰：“生形之非死形，死形之非生形，区已革矣^[1]，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？”

问曰：“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，非死者之骨骼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；不由生者之形骸，则此骨骼从何而至此邪？”答曰：“是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骼也。”

问曰：“生者之形骸虽变为死者之骨骼，岂不因生而有死，则知死体犹生体也。”答曰：“如因荣木变为枯木，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？”

问曰：“荣体变为枯体，枯体即是荣体。如丝体变为缕体^[2]，缕体即是丝体。有何别焉？”答曰：“若枯即是荣，荣即是枯，则应荣时凋零，枯时结实也。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，以荣即是枯，故枯无所复变也。又荣枯是一，何不先枯后荣，要先荣后枯，何也？丝缕同时，不得为喻^[3]。”



问曰：“生形之谢，便应豁然都尽。何故方受死形，绵历未已邪^[4]？”答曰：“生灭之体，要有其次故也^[5]。夫歛而生者必歛而灭^[6]，渐而生者必渐而灭。歛而生者，飘骤是也^[7]；渐而生者，动植是也。有歛有渐，物之理也。”

问曰：“形即是神者，手等亦是神邪？”答曰：“皆是神之分也^[8]。”

问曰：“若皆是神之分，神既能虑，手等亦应能虑也？”答曰：“手等能有痛痒之知，而无是非之虑^[9]。”

问曰：“知之与虑，为一为异？”答曰：“知即是虑。浅则为知，深则为虑。”

问曰：“若尔，应有二虑。虑即有二，神有二乎？”答曰：“人体惟一，神何得二？”

问曰：“若不得二，安有痛痒之知，而复有是非之虑？”答曰：“如手足虽异，总为一人。是非痛痒虽复有异，亦总为一神矣。”

问曰：“是非之虑，不关手足，当关何处？”答曰：“是非之虑，心器所主^[10]。”

问曰：“心器是五藏之心，非邪？”答曰：“是也。”

问曰：“五藏有何殊别，而心独有是非之虑乎？”答曰：“七窍亦复何殊，而司用不均？”

问曰：“虑思无方^[11]，何以知是心器所主？”答曰：“心病则思乖，是以知心为虑本^[12]。”

问曰：“何不寄在眼等分中邪^[13]？”答曰：“若虑可寄于眼分，眼何故不寄于耳分邪？”

问曰：“虑体无本^[14]，故可寄之于眼分。眼自有本，不假寄于他分也。”答曰：“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？苟无本于我形，而可遍寄于异地，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，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。然乎哉？不然也。”

校注

[1] 区：界域，类型。革：改易，引申为不同的意思。区已革：类型已经不同。

[2] 丝与缕皆纤细而抽之而成，故下文曰“丝缕同时，不得为喻”。

[3] “丝缕同时，不得为喻”《梁书》本传作“丝缕之义，亦同此破”。



[4] 绵历：绵延经历，谓历时长久。

[5] 次：次序，程序。这里引申为过程。

[6] 欻：忽然。

[7] 飘骤：飘风骤雨，即狂风暴雨。

[8] 皆是神之分：都属于神这一方面。

[9] 痛痒之知：指感觉。是非之虑：指判断是非的思维能力。

[10] 心器：指心脏器官。

[11] 无方：无方所，意谓不受空间限制。

[12] “心病则思乖，是以知心为虑本”《梁书》本传作“五脏各有所司，无有能虑者，是以心为虑本”。

[13] 眼等分：眼等方面。

[14] 无本：没有基础。

问曰：“圣人之形犹凡人之形，而有凡圣之殊，故知形神异矣。”答曰：“不然。金之精者能照，秽者不能照。有能照之精金，宁有不照之秽质^[1]？又岂有圣人之神，而寄凡人之器？亦无凡人之神，而托圣人之体。是以八采重瞳，勋华之容^[2]；龙颜马口，轩皐之状^[3]；此形表之异也。比干之心，七窍并列^[4]；伯约之胆，其大若拳^[5]；此心器之殊也。是以知圣人区分，每绝常品，非惟道革群生^[6]，乃亦形超万有。凡圣均体，所未敢安。”

问曰：“子云圣人之形必异于凡，敢问阳货类仲尼^[7]，项籍似虞舜^[8]。舜、项、孔、阳，智革形同，其故何邪？”答曰：“珉似玉而非玉^[9]，鸛类凤而非凤^[10]，物诚有之，人故宜尔。项阳貌似而非实似，心器不均，虽貌无益也。”

问曰：“凡圣之殊，形器不一可也。圣人员极^[11]，理无有二，而丘旦殊姿，汤文异状^[12]。神不系色^[13]，于此益明矣。”答曰：“圣同于心器，形不必同也。犹马殊毛而齐逸，玉异色而均美。是以晋棘、荆和^[14]，等价连城；骅骝、騄、骊，俱致千里^[15]。”

问曰：“形神不二，既闻之矣；形谢神灭，理固宜然。敢问经云：‘为之宗庙，以鬼飨之^[16]，’何谓也？”答曰：“圣人之教然也。所以从孝子之心，而厉偷薄之意^[17]。‘神而明之’，此之谓矣^[18]。”

问曰：“伯有被甲^[19]，彭生豕见^[20]。坟索著其事^[21]，宁是设教而已邪？”答曰：“妖怪茫茫，或存或亡。强死者众^[22]，不皆为鬼，彭生伯有何



独能然？乍人乍豕，未必齐郑之公子也^[23]。”

问曰：“《易》称‘故知鬼神之情状，与天地相似而不违’，又曰‘载鬼一车’^[24]，其义云何？”答曰：“有禽焉，有兽焉，飞走之别也。有人焉，有鬼焉，幽明之别也。人灭而为鬼，鬼灭而为人，则吾未知也。”

校注

- [1] “金之精者能照”以下四句意谓，精金既能照，就不会有秽质，因为有了秽质，就不能照物。
- [2] 勋：放勋，即帝尧。华：重华，即帝舜。传说尧眉八采，舜目重瞳。见《论衡·骨相篇》。
- [3] 轩：轩辕，即黄帝。皐：皋陶。传说黄帝龙颜，皋陶马口。见《论衡·骨相篇》。
- [4] 比干：纣臣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纣曰：‘吾闻圣人心有七窍。’剖比干，观其心。”
- [5] 伯约：三国时蜀将姜维，字伯约。《蜀书·姜维传》注引《世说》云：“维死时见剖，胆如斗大。”
- [6] 道革群生：道德与众人不同。
- [7] 阳货：即阳虎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貌似阳虎。”
- [8] 项籍：即项羽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“舜目盖重瞳子，项羽亦重瞳子。”
- [9] 珉：似玉的美石。
- [10] 鸛：鸟名，也叫雅鸟、鹭斯。《尔雅·释鸟》：“鹭斯，鸛。”郭注：“雅鸟也，小而多群，腹下白。江东亦呼鸛鸟。”
- [11] 员：同“圆”。员极：圆满至极。
- [12] 丘：孔子。旦：周公旦。汤：商汤王。文：周文王。
- [13] 神不系色：谓精神不依赖于形体。
- [14] 晋棘：晋国的垂棘之璧。荆和：楚国的和氏璧。
- [15] 骅骝、騄、骐：都是传说中周穆王八骏中的宝马。
- [16] 语见《孝经》，意谓为死去的父母建立宗庙，以鬼神之礼祭祀他们。
- [17] 厉：同“励”，劝戒。偷薄：苟且而不忠厚。
- [18] 神而明之：语本《周易·系辞传》，这里指借于神灵教化世人。
- [19] 伯有：春秋时郑国大夫良霄，因贪戾多欲，为子皙、驷带所杀。被：同“披”。伯有被甲：是说伯有死后，郑人梦伯有披甲而行。事见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。
- [20] 彭生：春秋时齐国公子，为齐襄公所杀。豕见：以大猪的形象出现。事见《左传·庄公八年》。



[21] 坟：三坟。索：八索。坟索是古代典籍的名称，这里泛指古代典籍。

[22] 强死：指遇害被杀而死，即凶死。

[23] “乍人乍豕”两句是说，忽然出现人的形象，忽然出现猪的形象，未必就是伯有、彭生。意思是说，当时伯有闹鬼、彭生变猪的话本来是不可信的。

[24] 见《周易·系辞上》及《睽卦》。

问曰：“知此神灭，有何利用也？”答曰：“浮屠害政^[1]，桑门蠹俗^[2]，风惊雾起，驰荡不休。吾哀其弊，思拯其溺。夫竭财以赴僧，破产以趋佛，而不恤亲戚，不怜穷匮者何邪？良由厚我之情深，济物之意浅，是以圭撮涉于贫友^[3]，吝情动于颜色；千钟委于富僧，欢意畅于容发。岂不以僧有多稔之期^[4]，友无遗秉之报^[5]，务施阙于周急，归德必于在己^[6]。又惑以茫昧之言，惧以阿鼻之苦^[7]，诱以虚诞之辞，欣以兜率之乐^[8]。故舍逢掖^[9]，袭横衣^[10]，废俎豆^[11]，列瓶钵^[12]，家家弃其亲爱，人人绝其嗣续。致使兵挫于行间，吏空于官府，粟罄于惰游^[13]，货殫于土木^[14]。所以奸宄弗胜^[15]，颂声尚拥，惟此之故也。其流莫已，其病无垠。若知陶甄禀于自然^[16]，森罗均于独化^[17]，忽焉自有，悦尔而无^[18]，来也不御，去也不追^[19]，乘夫天理，各安其性。小人甘其垄亩，君子保其恬素；耕而食，食不可穷也；蚕而衣，衣不可尽也。下有余以奉其上，上无为以待其下。可以全生，可以养亲，可以为己，可以为人，可以匡国，可以霸君，用此道也。”

校注

[1] 浮屠：佛陀的另一译法，指佛教。

[2] 桑门：或译沙门，即僧侣。蠹：损害。

[3] 圭撮：很少的数量。六十四黍为圭，四圭为撮。

[4] 稔(tú)：稻。多稔：谓丰富的报偿。

[5] 秉：一把稻禾。遗秉：田里漏割的一把稻禾。这里形容其少。

[6] 归德必于在己：意谓作好事都是为了自己得到好的报应。

[7] 阿鼻：梵语音译，受苦无间断之义，为八大地狱之一，是最苦处。

[8] 兜率：梵语音译，欢喜满足之义，指兜率天，佛教所谓六重天中的第四重天。

[9] 逢掖：儒家的衣服。

[10] 横衣：指僧侣披的袈裟。



- [11] 俎豆：古代的礼器。
- [12] 瓶钵：僧侣所用的饮食之具。
- [13] 罄：器中空，引申为竭、尽。惰游：懒惰游荡的人，指僧侣。
- [14] 殫：尽。土木：指寺庙的佛像与建筑。
- [15] 宄(guǐ)：《国语·鲁语上》：“窃宝者为宄。”奸宄：亦作“奸轨”，指犯法作乱的人。弗胜：不能制止。
- [16] 陶甄：铸造，指天地生化万物。
- [17] 森罗：万象森然罗列。独化：自然变化。
- [18] 悦：同“恍”。悦尔：忽然。
- [19] 来：指生。不御：不可止。去：灭。不追：不留恋。